



困學紀聞

仁5
1073
4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浚儀

王

應

麟

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

易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

安王晦叔云雌子於鞞素問必未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

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

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



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二詩  
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  
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頗聚代  
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  
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  
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  
周陽由蚘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

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鷲鳥接其  
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跽躄廣注楚之大盜曰莊躄  
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  
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  
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  
其衆王偵此又一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問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  
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  
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



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  
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一卒鑿渠而通  
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  
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置桀駿以  
為特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  
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  
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  
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離  
王諫伐閩越  
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

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  
地四方楚歌聲大聲大氣盡賤妾何聊生是  
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  
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不同句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  
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番沓泣曰陛下見惠  
帝家悲哀流涕無已傷生也臣竊哀之太  
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



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

未足黔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

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劉

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觀歸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

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

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

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威其事未

詳

李斯傳汪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郎書曰云

此言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兒獻鵠於楚說楚云魏文侯

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兩為

魯君使遺齊君鵠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  
為蔡生僕書以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  
業以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故今日兵不得  
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故天下  
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  
厥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之  
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  
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  
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  
甚擬人之非命漢儒為尤甚尊皇絀霸言道義  
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  
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倪寬之間汲黯之直  
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  
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



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傳高祖入京師二條蓋

做此語而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本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剛削綱目因之故公語錄以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  
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墮其英明略同而武  
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  
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  
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  
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  
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

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魏文侯之

李克七篇在儒家夏弟子為李悝三十二

篇在法家相魏文侯盡地力者悝也詐克也

貨殖傳誤賦錄亦云李悝向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頌注云見苛細之人險

阨之證則微當作微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

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

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

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  
未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  
之於馬時有遺失如燕肩之不言生有以起  
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坡下之戰史載其詳  
而孟堅略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  
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  
也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  
多妄說段成式云度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

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  
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  
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  
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  
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常平父子至宰相邊謂周勃  
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常平遠甚班孟堅其  
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



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  
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  
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  
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  
如鳳翔千仞非燕壽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  
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叙之母  
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

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  
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卒慶忌之救宋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  
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賴師古  
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  
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  
出補史累功積曰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  
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  
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  
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  
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  
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  
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老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但  
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

見其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  
以春秋所講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  
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  
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  
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官室供  
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  
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  
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



海內寢謀其語  
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  
莽鯁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鯁勝鮑宣同  
志不莽時鯁王皓王嘉并弃官鯁漢史  
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  
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  
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  
以問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

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衰平陳平仲紀  
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入孟堅頌亦亡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  
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  
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  
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  
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  
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毋號萬石嚴嫗秦龔為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大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人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人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

七人長孫无忌至恭承繼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唐中巨源姚元之常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李簿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亡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蘇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楊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



御者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死父  
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  
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  
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  
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遠漢之亡也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  
已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  
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  
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隄川令誌云伐恭王之子郢容為侯周

孟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容  
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  
表土軍侯郢容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刻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  
寢朝廷肅焉呂咸公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  
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  
為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  
厚故不以為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  
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



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應  
起時可奏頌謂當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  
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

晁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  
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  
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  
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  
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  
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

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  
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功成帝時出遊  
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  
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  
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  
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  
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  
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  
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赤崖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事觀風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

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萇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吳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及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



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  
法部尚書屯度徒音切與蕭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  
先生博士人為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

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  
為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  
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

**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

君頌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  
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頌師古曰荀

悅漢記云令狐茂今漢記本脫令狐茂三字  
御覽上黨郡記今狐傲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故蟹報書曰蓬伯玉  
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

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官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邵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鵠崔頴氏注當為頴徐楚金攷說文當

為鵠

黃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帝者矣

官中已有莽劉氏而帝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宜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大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楊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  
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  
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  
家之罪人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  
將軍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  
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  
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

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  
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  
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  
省門闔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  
不得著鈎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  
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  
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爛熟讀此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官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從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晁公武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

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



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價不容李陵降匈奴龐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程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此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也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

之路必聯傳帝與述書陳言也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

### 黃老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尚宮秘於省閣唯臺即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謝妹後漢書漢尚書作詔文觀湖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觀典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 郵

鄧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



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

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

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

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

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鶴榆文竿出比

目二白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

御覽引風俗通白鵬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鵬

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賦文子改文選李善注亦引大

予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

雅為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

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



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  
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  
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  
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宋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啞唐太宗  
之言蓋出於此兒與人同如以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

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感於佞甚矣  
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  
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  
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由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  
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  
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謂李膺因為其御是  
傍之歸鄉人放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  
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今毖縣後之害結單言府收其  
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  
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  
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  
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  
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奉善  
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課矣

孔北海荅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  
爾于王庭其可辭乎辭温雅有典詰之風漢

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  
孝女叔允推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  
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郭彗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取淺陋  
章懷注書分典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  
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茂天公注引前書云老

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



迎伍君傳云迎波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

曰神詰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

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

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

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

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中通云晉陽無

竹事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况為大司

徒年二十七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况章和元

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亦

肩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

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



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然藉於天文則葵  
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  
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  
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  
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蟻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  
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  
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  
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

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官春秋之法孰敢

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陸務觀

筆驛詩

運籌陳述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

州文

蓋果作降賊公濟之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  
明正五十四法孝直統四十五龐士元僅三  
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秦書乞降之譙周也  
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  
不增華寒不改葉貴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益固

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

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

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莊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

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在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異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



紀聞卷十三  
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  
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  
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水  
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  
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  
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  
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

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  
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嘆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未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孱兒  
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  
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  
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  
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



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慕

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

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楸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藉禮

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

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

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筌意

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

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

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

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

義之臣獻齒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

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

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

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史黨晉凡忠於

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



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今亂臣賊子悞今之  
言事也彼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薄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躬下不如

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

食也言被服有飲食難曉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

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

鄴鄴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

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

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

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

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

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

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數文禘

通觀文禘謂費禘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

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

式有晉祈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

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

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為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

易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

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

水曰餘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閘或音塗

誤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

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來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

幽明錄是也曹干兩記孫檀二陽秋皆不之

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晉嘉盛檀道鸞



晉陽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  
近宗徐度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千寶者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

梔之本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  
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  
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  
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  
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  
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矣顏師注漢書凡

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  
况作史乎豫章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鳥夷  
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  
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  
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  
充多潘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  
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  
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



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  
念於負芒按殷云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  
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  
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  
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  
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  
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頌史厭厭將  
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

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

擬天賢亦希聖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

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

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

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於杜

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時今策謂之  
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天醉見張衡

韓賦

何曾荀覲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

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覲之罪浮

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覲之姦諛禍及天

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

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

不取山王然我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王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鳥

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汝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

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

吁可畏哉近世續此兩子悲夫而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

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

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

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

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網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凌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璽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泰初祖已而陶淵明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義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為是惡知蘭文鸞鳥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



箕子云知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  
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  
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憇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子融  
濟北記稚春謂汎毓晉書有傳集云元春蓋避唐諱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

耻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  
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也題  
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  
酒巾與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  
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符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  
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  
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

元帥之言昭之惡基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

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

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

六而晉敗其一豈滅其三李勢慕容不可以

清談議晉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

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

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

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

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

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

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 隨事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  
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  
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規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揚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

人哉盛武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耻矣而失節於桓  
温之九錫耻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  
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  
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  
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  
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  
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梯於江曰使  
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  
矣以時攻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  
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



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弱乎玄風續晉陽秋曰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猶盛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

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是謂體一晉玄虛之

可所賦矣

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

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

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

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

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橫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

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

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

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履其跡

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審喜

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大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今終不祥好  
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斐后立石誌墓中王倫  
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  
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  
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  
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  
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  
偃師耕者得地于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  
韃父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程致道贊宋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史改  
破析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  
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  
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後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  
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  
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



後人應天之語蓋解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

移其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

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儲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殺甚矣張賢微也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  
引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  
素其亡亦以素太子如楊太玄感之於素  
猶李敬業之於勣也楊武之立素勣之力也  
其子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考檄先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玉符  
潛夫論馮賦二日月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

寅卯明五日  
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  
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  
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  
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為南北史世說宋文公謂南北史凡  
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  
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  
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又乎寶常之先  
見不逮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  
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走走安  
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懷無誰無刑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  
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曆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為范曄可  
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

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繁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  
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  
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  
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  
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  
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  
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  
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  
之龐真寧為國家鬼不為羗賊臣則有晉河



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  
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  
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  
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  
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  
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俊 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關內二百六十一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  
 贛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  
 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  
 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  
 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



十三郡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容緝雲翱子廟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水脩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說

也

魏徵傳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罷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蜀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  
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  
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  
宗英主乃學度信為文賦之類可山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疑  
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  
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樂書將弒厲公召士甸  
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  
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

率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  
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  
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  
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  
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  
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  
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  
賢臣父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  
忠臣懼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  
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  
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  
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  
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  
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達  
言度僧道士收賞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鐘紹京為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

**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  
拚如是威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  
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撰當國  
以子姓事輔國不耻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亦  
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  
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  
謂克戮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  
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  
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



美以尤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  
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名常煥間  
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是謂目搖時曰尚  
席據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面以巨耶然豫為  
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  
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  
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據王莽則不言温室樹不足以為謹  
席據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定  
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  
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  
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  
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  
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  
加大始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  
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  
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  
奏張說懇辭大字眾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



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  
此乃必引圓為辭傳誤矣

常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  
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

年相州刺史常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  
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帝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  
過愚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

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考學卷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

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  
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

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  
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并改放翁所記

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

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

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今



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  
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  
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  
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  
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  
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  
溫集南豐謂士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  
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  
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常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

祐六年制策

胡武平撰

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

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特無賢才臣之  
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  
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  
可以人廢

唐宗室未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  
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  
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



傲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觀傳歎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執文志負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

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負傲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歎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竇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常待價仍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戣並稱欲其著



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唐六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詞符瑞雖賢者不免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父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任將以父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

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論祭讖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官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



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午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咸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

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時名喚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較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



傳馬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揚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

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

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

名氏起元元七年宋敏求續為後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

棋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慤

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

類此

馬摠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

王略論卷起太吳

李翹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

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

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

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入常因革

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

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

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

臣所草李微之攷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

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



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固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

知何擬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鳴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鳴常一耳鳴一之義取於此攷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今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此文

然亦



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  
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

矣

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負半千詩用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  
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  
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  
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

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  
簿書

理道要訣云宋兗祿大夫傅隆年

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  
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  
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諫十刻罷徧檢  
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  
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  
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



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遜遘凡八葉宰相此云  
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  
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鳴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盞

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語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

以譏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察皆

擢第矣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

屬見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見白集蓋嘗

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

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垆

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

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

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

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收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

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 丘茅



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實不知自  
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

受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

勔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

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獻作亂珣子

弘獻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

之傳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

劭劭謂之試君之賦也身為其體而事史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

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  
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

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

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

張布之排常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

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  
近之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  
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  
脩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  
物外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罷而起  
於節度之有功愚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  
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  
非有功之恃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

注謂禄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  
天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

明諂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  
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唐書采野史稗說

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  
左之業職宋以康王建中  
具之基瑄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

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深

賁以罪貶  
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  
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報於李昌言  
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察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  
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  
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  
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  
議漢文帝而  
不知二十七日之  
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  
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

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  
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  
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曆中詔官  
其四世孫爽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  
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常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  
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  
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  
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  
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摠史事其父孝謙長賢皆得佳傳况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

至而俗易在松曆李持也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常衮建中初為設鄉校李楷在期前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泰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崇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入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慶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



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與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與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璉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黃下黃也當從通錄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浚 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  
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  
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  
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  
於今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  
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



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  
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  
今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  
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  
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况  
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  
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  
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

爾身置此座右未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  
詰矣

崔伯易感山賊以皇祐之叛書較景德之圖錄  
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  
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  
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  
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  
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



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息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有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

暗台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台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檢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兩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



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  
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  
所采據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  
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  
布縵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  
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  
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  
天意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  
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  
哉

紹興重脩哲宗實錄獨尤祐八年事皆無存者  
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  
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踈畧鶴山  
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過絕之  
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  
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劉行簡曰天下



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紹興中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

五講郊禮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

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薰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

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本後

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

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

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

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

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

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

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

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

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群小



欲濟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嘗求郡志而補之中載

文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嘗嚴定太廟四舞僖祖曰

大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

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

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

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石晉割略燕薊易定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沅富弼景祐蘇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

天聖何沅富弼景祐蘇紳



吳育張方平田况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又靡分乎兩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

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

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先宗寧宗者見周益公



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示陵名嘗擬衣阜  
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  
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自觀天禧事皆非所  
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  
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官  
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史致堂原職承宗之職亦職譚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  
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

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  
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  
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  
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  
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  
略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在獻神御於慈孝寺彰  
德殿則在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  
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



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堯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堯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立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救

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

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

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

駕頭壞遂以閣門抵候內侍各二員扶駕頭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

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

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

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



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  
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  
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  
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  
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奏  
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非  
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  
敢具草詔熙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  
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

當讓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曩知臨  
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優  
語臣無詞以草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  
惰不草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常貽  
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  
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  
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  
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飭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  
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  
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  
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  
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  
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  
子論孟施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  
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

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  
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  
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  
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俊去  
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  
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促冑嘉定後  
政在彌遠端平沈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  
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倣消而陰隱長危亡



之證所由來漸矣陰極凝水堅極於似道邵  
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軌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  
極胡桀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  
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  
知矣以陰日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  
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  
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

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  
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  
乎又肅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亦降  
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  
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擘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  
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  
同咸淳未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  
時無言者



庀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  
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  
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今嘗觀寶慶百曆  
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  
心公議不泯爾

葛文康勝仲與王勸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  
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第還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  
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

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隄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  
大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  
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  
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伯先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  
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  
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  
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



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  
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  
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  
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  
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遣而察  
一已之獨嚮其言皆切孝皇擢之第一有  
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震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特宰茲深之  
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  
為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

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  
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  
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  
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  
慶曆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  
問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  
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  
贄之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誌游執中曰常以畫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

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

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迤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



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  
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  
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  
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  
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  
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實其言於坐右  
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貌  
貌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  
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

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  
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  
辭願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  
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  
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  
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侍  
罪今屈已盟戎柰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



厲廉耻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鑿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黜躬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

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耻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  
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  
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擗古之建官曰三公  
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  
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  
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夫揚子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  
人之後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余  
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  
已元祐司馬公是也夸者死權紹興之秦紹  
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  
再權為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蕤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  
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  
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  
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



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  
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  
循一途雖爾無耻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  
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  
事亦起於權場之玉帶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柏等上書  
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  
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  
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

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  
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為毒也然其事竟  
不明白庸齋趙氏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自剝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  
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  
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  
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  
祁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  
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



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黷會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鄙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繁見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

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遠量未若南

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

之安臨邛魏鶴山鄭安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

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

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

溫程子弗問謝颺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

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襄氏夷族袁道潔溉之  
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國學紀聞卷之十五

國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改史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  
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  
故潰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  
之思披圖案謀用綴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



為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

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

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

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郇居河北音

輸後漢注音俞

東郡頓丘縣今壇州開德府漢勃海郡在勃海

之濱諸州之地濱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

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

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

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

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

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

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郚縣通典郚故城

在德州平原縣西南程大氏曰周顯時縣本郚縣

至漢又改瀕頓丘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

防宮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



里為瓠河口宣房壩謂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

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决河在

郵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

補漢王橫决九城濮州雷澤遂有大不可復

濟州東濮陽縣有魚山一名吾里山報子歌曰吾

山平野州東有魚山一名吾里山報子歌曰吾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

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勃海也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入海者

在碣石元光二年夏注貝丘貝州清陽縣

清河縣入漯水出東郡武陽省入大州南

城至于乘清州千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

宮懸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

河岸傾雍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

傳始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决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里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别出為屯氏河東

北至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

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有屯氏河故瀆

池縣九城志大明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



河南樂縣有  
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

絕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

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

靈縣隋州入溇州博平縣脩音條縣屬德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

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

乘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千乘故城在淄州

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

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  
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兖州信都縣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

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

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曰

鈞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之先儒不知今

為二徒駭地許商云在滄州清馬頰德縣志在

與地記在德州胡蘇

三縣許商云在滄州東安臨津無棣間絮在臨津

鈞盤從德州平昌來與地記在樂陵南鬲津



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無棣太史知  
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太史知  
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  
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  
河立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  
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  
滄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  
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  
平嘗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

隄防壅塞之文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

鯀埋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秋名曰龍門水大關曰龍門

門之上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出龍門口注謂龍門也崩浪萬尋懸流萬丈

迄于下口慎子曰龍門北有安國嶺東臨大

有島廟在東受降城之東自龍門起於唐張

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龍門起於唐張

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奔放聲如萬雷

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

通典

通典

通典



絳州龍門縣中府屬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  
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  
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  
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  
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  
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  
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  
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  
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明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今既築隄  
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  
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隸唐屬孟州南二百五  
十步亦名荥蕩渠禹塞築澤開渠以通淮泗  
漢命王景脩渠漢善有榮陽漕渠如淳曰  
磔溪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



榮水故瀆東注汝儀渠謂之汝儀渠

章帝建初三年罷康沱石曰河

康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

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康沱石曰河從都

慮至羊腸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澗

入安喜縣澗省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涿陽縣

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磧蔡委若羊腸焉

水經注唐縣有石曰常山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

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南陔河

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

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朱文公曰崑崙語也其音水經言通典崑崙去高五萬里

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北流見與積

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

云織皮崑崙折支渠按西戎即叙後漢書云

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



河關

縣屬金城郡

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

支蓋

折支也然則折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

上流

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

出良崙

虛曲十里一井一離騷連吉道夫崑

里一

曲十里一井一離騷連吉道夫崑

麟九

嶽望

金城郡今蘭會西靈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

周顯王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

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

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

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

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

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

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

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

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

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後以通人物之往來

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



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而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阡也溝澮橫而阡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阡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

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洫備水旱為未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



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  
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  
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  
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皆為田田皆出稅以嚴陰據自私之幸此其  
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  
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  
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  
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  
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

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  
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  
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  
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  
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  
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  
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



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胡氏曰限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與於庶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田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

三等為三品上田一歲別墾中田高二歲一墾

下田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里志秦商君制轅田同易也食貨志

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

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處益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

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

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

而稅一

師丹 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

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墾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

田開卷下

十一



之利而無并踰僭興美阡陌既弊又為隱蔽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起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

而為兼井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



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  
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  
蓋正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  
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  
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是  
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  
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  
矣既無振法之術以啓兼并之漸魏永徽中  
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熙舉沒三千餘頃  
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  
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  
行諸州均定田租增要均見元稹在同州時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  
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  
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  
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  
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



謹步之取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苛元豐中

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然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說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鞏州鞏陰入河  
劉仲馮曰今渭水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  
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  
隔灞澹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  
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潛潰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南鄭入沔至斜  
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流出至渭入渭故道  
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麻桂陽郡  
臘嶺州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峒水發源於  
州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  
唐為成州同谷續志下辨東三石障里有狹  
至春夏輒溢去石途無池溺之患水障之  
石皆裂因鑿去石途無池溺之患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魏郡今屬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州在潁州汝有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漢清水揚口

漢地理志汝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鄧州有水出鄆縣西北南入漢鄆縣在鄧州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荊州刺史開揚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掛陵

石門

水經注蔡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蔡口石



門

金竭

永嘉元年脩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竭洛陽記曰千  
金竭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為竭開溝渠  
五謂之五龍渠渠上立竭竭陳協造水使水歷  
竭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府許  
增决千金  
竭以淮之

竭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

河中府

汴州

開封府

黎陽州

今

潘州

唐為

晉

州

開封府

萬年縣

隋改為

大興縣

廣通渠

在華州

華

在華州置廣通倉

隋紀幸霸

潼關

在華州華

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

五十里

東流

二百四

十里至華陰縣東北

流三十

五里

自永豐倉

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

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

今省入

有砥柱山

俗名

三門山



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出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堵邳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場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場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浪同渠也隋志在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

縣周語穀洛閩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

城之北東入于漑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

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瀨水通

又東入于洛穀水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沈水

又東匿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

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

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邳溝自山陽至

縣自楚州寶應入淮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蓋合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

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前門拙見地理

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

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

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

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合嘉

倉自合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

運於陸自陝至京楊慎名為合劉晏

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

集津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

開車道以避砥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

澶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澶水

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萊州華陰



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澹  
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常堅開會要  
州通水豐倉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  
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  
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  
扶風道置洋川郡洋州江漢而上至  
上津道置洋川郡洋州陸運至扶風

汴水堙廢漕運至江漢抵梁洋梁州與  
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  
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  
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汴會要開  
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破漕梗發汴  
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  
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  
絕蔡河入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通與汴州  
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蔡河符建隆元年浚蔡  
河設斗門二年導閘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



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  
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  
惠民河與蔡河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  
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  
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  
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

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  
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穎潑

揚州揚子縣於颺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  
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穎水  
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潑水唐志  
陳州潑水縣於颺商水出穎川陽城少室山  
東入穎

後周

汴水壩橋前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輿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東二水通城濠以斗門自東門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河澤符城東明縣

蔡水前

蔡河貫京師無閔水消水湜水以通陳穎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穎壽入淮揚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蔡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



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  
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  
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  
堂弟子內後世因廟截孔子衣冠琴車書至  
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  
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甓甃為祠壇  
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  
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  
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  
里關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四門各有石閘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  
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截孔子所乘車  
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  
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



置弟子晉灼曰西京無大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皇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礎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臣衡梅福以為宜封

孔子世為湯後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未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於瑕

縣上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

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

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

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



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  
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  
幸太學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  
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  
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  
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行大射禮

永平四年八月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  
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雍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  
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  
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  
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  
正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  
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  
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文建武二十七



羊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  
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  
碑南面刻頌禮城門臨觀其儀光行禮幸永

學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  
學門外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  
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  
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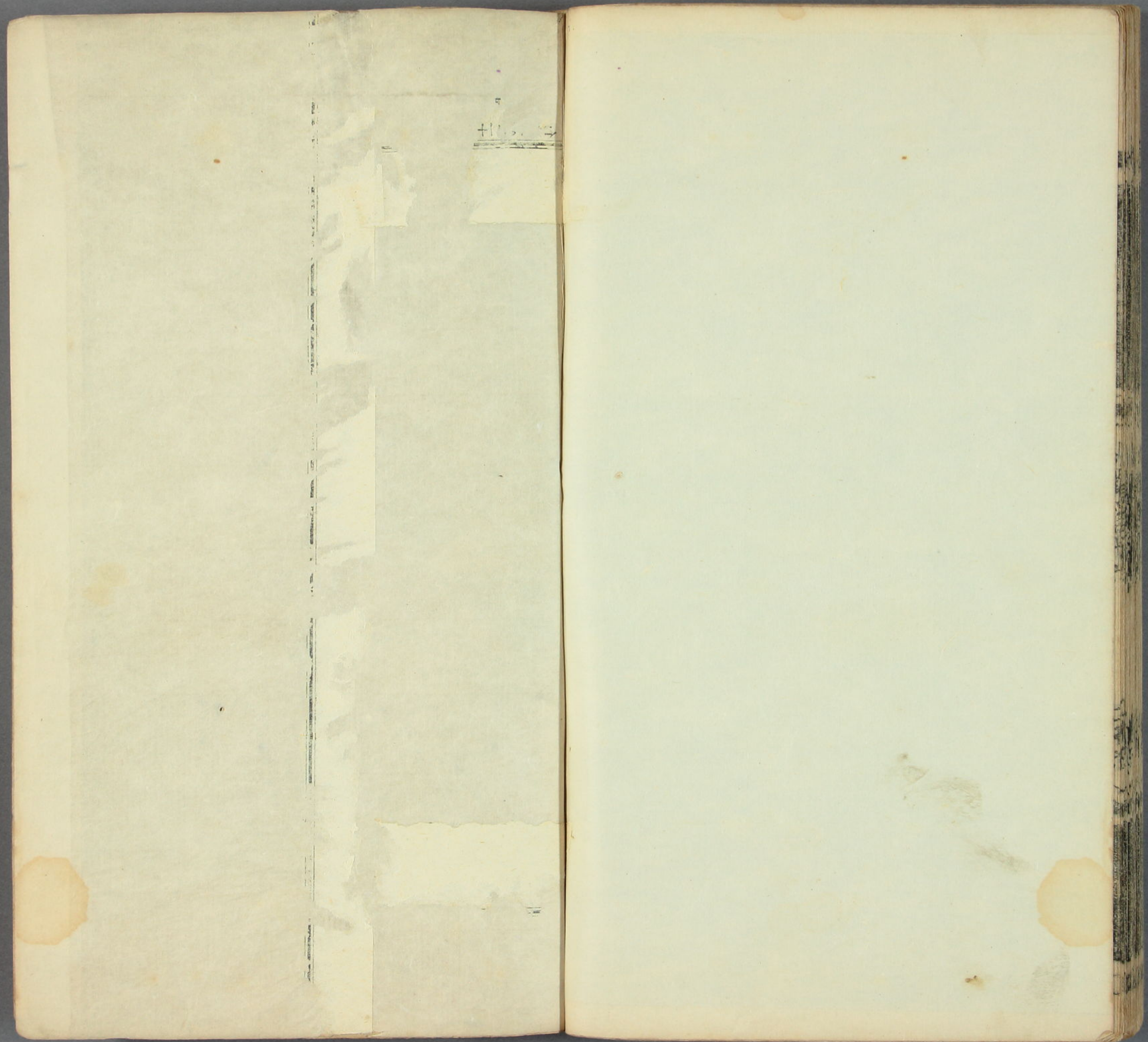
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  
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  
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  
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  
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  
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  
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宣襲封文宣公至和二  
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  
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  
曰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



一  
年  
尊  
為  
宣  
父  
武  
后  
封  
隆  
道  
公  
開  
元  
二  
十  
七  
年  
謚  
為  
文  
宣  
王  
宋  
祥  
符  
元  
年  
幸  
曲  
阜  
謁  
文  
宣  
王  
廟  
謚  
玄  
聖  
文  
宣  
王  
五  
年  
改  
謚  
至  
聖

國學紀聞卷之十六





115



